



2020 开学和毕业

时间指针拨回到2月份，镇上一栋三层小楼里，周国鼎正拿着一台旧了的三星智能手机，上网课。94天网课，记录了他从开心到难熬的巨大落差。周国鼎清楚地记得，学校临时决定延长假期时，大家还挺开心，有学生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说愿意瘦十斤，来换学校晚一点开学。但没想到，疫情越来越不明朗，假期也越拖越长。刚开网课一周多，周国鼎就有点学不动了。

“在钉钉上课之前，用过一段微信，有的老师喜欢发很长的语音方阵，一堂45分钟的课，实在很难坚持下去。”周国鼎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最遭罪的是，这台旧手机听筒出了毛病，每次听课他都要把脸凑上去。用手机看试卷时，400度的眼睛感觉要爆炸了，周国鼎说自己像是一个“漏斗”，一边看一边忘。

父亲周廷军是一名村干部，战疫情的两个月从早忙到晚，根本顾不上周国鼎。白天，周国鼎抽空自己做饭，间歇还要应付9岁妹妹。“妹妹放寒假想哥哥了，和他不在一个房间，但妹妹总打扰他上课，他有时会很着急，直接反锁了房门。”周廷军很愧疚，“望子成龙”的愿望，只能从老师渐好的评语中，找到些安慰。

父亲周廷军是一名村干部，战疫情的两个月从早忙到晚，根本顾不上周国鼎。白天，周国鼎抽空自己做饭，间歇还要应付9岁妹妹。“妹妹放寒假想哥哥了，和他不在一个房间，但妹妹总打扰他上课，他有时会很着急，直接反锁了房门。”周廷军很愧疚，“望子成龙”的愿望，只能从老师渐好的评语中，找到些安慰。

高考渐进，父子俩的情感连接并不顺畅。开朗、自信的周国鼎，压力往往是不动声色的。周廷军偷偷观察过他几次，听音乐时不自觉地晃动双腿，打球时很用力地频频扣篮，吃饭时默不作声，脑子也没停下思考。

2018年起，湖北省采用“3+2+1”的选科模式，高中不再文理分科。高中三年，2021年便是“新高考”第一年，这意味着，今年的考生成绩不理想，明年也很难再复读。周国鼎的目标是成都大学，他感觉只有80%的把握，但必须拿下，毕竟对于一个农村娃来说，高考，仍是最公平的出路。

## 我决定放弃北影了

在1000多万的高考生里，还有一部分面临更大压力的人最



今年艺考面临取消校考、线上面试、延期考试等变化。

容易被忽略：艺考生。据官方数据统计，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115万，而今年的艺考面临着三大变化：取消校考、线上面试、延期考试。

距离2020年高考还有3个月，湖北考生任盈盈决定放弃她梦想的大学—北京电影学院。她从未想到，那个从六年级起就向往的学校会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失之交臂。

4月5日，任盈盈的微博弹出了一条北京电影学院的推文：“北电艺考调整方案正式出台”，她迅速点开，逐字逐句读了一遍，自己报考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改为了“取消专业考试，按高考成绩录取”。而自己最想念的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则改为了“视频初选，延期校考”。

她不懂方案调整意味着什么，刷微博看了吐槽后，任盈盈像被泼了一盆冷水。有广东艺考生说，他们省份没有统考，只能走校考才能报考艺术类院校，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不举行校考，文化生和艺术生并没有区分。“按高考成绩文化分数录取的话，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了。”

那几天，任盈盈一直处在晕头转向的状态里，直到4月8日接到艺考指导老师林靖的电话，他试图说服学生们坚持下去：“越是复杂，报考的人越少，对你越有利。”但任盈盈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——转考最有把握的学校四川音乐学院，断了北电的念头。尽管做这个决定异常艰难，但总好过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和任盈盈不一样，梦月报考的学校校考没有取消，而是延后。原本在这个阶段只备考文化课的她，不得已要文化与专业“两